



此云就無間上生出意
趣波潤開全極曲呼意
極靈 又云不曾許可
魯侯一語而又之境與
轉俱佳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一

贈送序

送嘉定丞魯侯序

圓轉處彷彿昌黎送楊少尹序

吳之東南其屬爲崑山嘉定壤地相接界上之民往
來兩縣間能道其官之賢與否或時各舉其令之長
以相誇往年王侯儀尹嘉定王侯賢嘉定之民稱之
崑山之民亦稱之余崑山人也嘗有按部者至余從
諸生出候郊外王侯亦至下馬與諸生揖讓儀觀偉
然輿馬奕奕諸生夾道讓行目屬王侯蓋賢者易以
聞也然於令則然於丞則否豈丞之賢皆不若令哉

勢位弗與令比也。嘉定天下之壯縣，著在圖籍，地方八百里，後割而為州，猶存四之三。蓋古方岳大國之地，其令視公侯，其丞為之僚，奚啻如古之上卿。余觀春秋間列國之大夫，往往以其名聞于諸侯，雖至京師，天子亦改容焉。今為丞而賢，亦不易及。民雖及民，而人亦不樂道之。委任之勢使然也。嘉定之丞魯侯，將以考績去。縣學生龔有成來徵予文，以道其行。予于侯無聞焉。有成曰：侯賢者也。余知其為賢者也。學生與丞不相涉，有成又敦飭之士，足未嘗履侯之堂，而以其文請，是重侯之去也。先是吾邑丞方侯鉉者，

有吏才，後去為零陵令。小民至今思焉。余以語有成，有成不聞，則予之不聞侯之賢也。固宜。銓曹方務得人，苟格令所至，奪而去之，不顧其民之欲與否。昔吾方侯之行也，予曰：是必復來已。而立乎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今子之侯之行也，子勿復言也。子將立子之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

送周御史序

士之居官，非以享爵祿操利勢，使人奔走承奉之為榮。惟其所至，有惠澤及于人，使其民愛戴之如父母，令名垂于無窮，此其所以為榮也。詩曰：彼都人士，狐

裘黃黃其客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
 君子能以道得民民愛慕其德咏歌其衣服容貌言
 語之美其還歸于周矣而萬民猶望之也嘉靖乙卯
 侍御餘姚周公被簡命來按吳中故事御史巡行天
 下郡國率一歲還報公滿歲且去而吏民伏闕上書
 願留者數千人詔聽復留于是幾及三載始改命提
 學于南畿蓋巡按御史無再歲者其奉特旨自國初
 以來如公等比三四人而已公在吳每行縣還百姓
 扶老携幼填溢街巷使車不得行嗟乎仕而得民之
 愛慕如此可以為榮矣國家貢賦仰給東南異時承

曲折頓宕神似史
 遷

封禪河渠平準
 法書筆力

平無事不幸遇水旱有司猶不肯議蠲貸而自頃歲
 島夷為寇兵興賦調滋繁矣然盜踰度大海輕行內
 地數千里間剽掠一空歲復大旱民嗷嗷無經宿之
 儲當時議者猶以國計為辭而海上用兵所急者財
 賄聞蠲賦之語往往相顧而笑公獨慨然上奏盡停
 蘇松歲入數百萬以死傷垂盡之民而措之衽席之
 上自寇之入人皆憂將之不選兵之不練賦調之不
 給而已若如議者拘孿之見非惟稅無所出將盡毆
 東南之民以從賊朝廷豈徒失數百萬石之賦而已
 哉昔人有言古之大過人者能于擾攘急迫之中行

寬大閒暇長久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使世之君子能持此說。狄之患庶乎可免矣。公為政寬大不擾。受命分閫。皆先進老臣。輒裁之以法。所謂天下兵聚海上。狼廣粵熨之人。繹絡城下。無不斂戢。民不知兵行之害。此皆卓然可稱者。公去吳之明年。士大夫多紀述之。而河南布政使雍里顧公。因民之志。作頌一首。以謂古詩三百篇。作者皆不自為序。而有待于卜氏之徒。故屬其序于鄙野之人云。崑山本史保障江南頌後段小異。此云黃河九曲。不比溪沼微澗。由力更有頌辭。今從常熟本。厚而勢盛也。

贈熊兵憲進秩序

代

鏡湖熊公初舉進士。受命守太倉州。稍遷為吳郡別駕。尋升太倉兵備僉憲。今又奉璽書有憲副之擢。自筮仕迄今。為方面幾及一紀。官凡三遷。而不離太倉治所。太倉舊崑山沿海之地。前代備禦日本。惟慶元澈浦。上海置戍。無言太倉者。自淮陽王建海運。則汎海之役。皆自此始。萬斛之舟。雲屯風飄。接於遼海。當時屹為巨鎮。國家罷漕。事設兩衛。百數十年間。海外無事。惟沙丁醮戶。時或跳梁。然不踰時撲滅。而三吳生聚。反依大浸。以為天險。嘉靖初言者。欲罷新建州。請置兵備。分司朝廷。留州而置分司。先是浙省有水

利僉憲兼領吳中水利今則併歸於兵備自建兵備而後日本之患作矣蓋若有前兆焉者寇之始至實公爲州之日也能以承平狃習之民而捍蟻附之衆城守之功爲最而言者欲以微文致罪然州人愛公如父母故奪衆議而留公於吳及秉憲節以來日率拊循之民而督之以疆場之事威行惠孚指麾如意柳帆鐵艦飄忽而來潰於南而殲於北者誰之功也朝廷知公聲望日隆東南之寄無以易之故有今日之擢而余獨以爲吾民之幸焉天下皆言久任之利而未有行者蓋其勢有所不能也公雖爲州人所愛

卽徵擢以去闔郡之民伏闕請留亦未有能從者今事勢相維公乃又爲郡爲憲司屢遷而不易其地至十數年勢位日崇無異于爲州之日其治於民可謂習矣漢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賊歲餘不克時議遣大將發兵李固以爲發兵州郡可任但選有勇畧仁惠能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可責其成功遂用張喬祝良二人卒平嶺外今太守無兵權而武將不與民事唯公兼兵民之任李固之議庶其在此余論國家所以待公者蓋合于古之道有二用是深爲嘆息且公內撫瘡痍外嚴扞禦島夷阻隘不能內薄久知

爲寇之無利亦將自戢矣余昔承乏汴省而公今官亦系銜於汴有先後僚案之義邇者屏處林隈公不鄙夷咨訪不倦情分日深於公之遷輒不自揆用不腆之辭以爲賀云

送嘉定縣令序

太學生張沛來自嘉定道其令某侯之賢曰天子有詔徵侯侯今日行矣沛欲有所言而未能也願有聞於子予觀古循吏傳雖異世猶慨慕嘆惜惟恐其紀載之不詳况與之生同時而風聲相及者乎吳爲東南大都而嘉定邊海疆土最廣號稱壯縣吏是者非

強明仁恕不足以爲治然前此數有賢令弘治以來廟食者多矣今侯又賢如此豈其地然耶固予所慨慕而嘆惜者而沛言侯之治行其大者有三曰往者颶風大作海水飛溢平地數尺瀕海之民蔽流上下死者千數侯甫下車恤其餘民俾有寧宇其賢一也一二小醜負險逋誅出入洪波肆行鈔掠嘉定去海不半日可至無堅城勁卒之捍而不見侵犯其賢二也歲饑民貧逋負日積使者督責相望於道父死而誅其子兄亡而逮其弟笞掠瘐死流離困頓所不忍言侯能操縱有法賦辦而民不驚其賢三也予以爲

沛所言者其二者一時之變其一則此方之民無窮之患也侯既能恤之於爲令之日今去爲天子耳目之官天下之事何所不可言者東南財賦之區國家取之將二百年矣譬之人少壯有力嘗勝百鈞之重迨夫羸老疲敝猶以前日之任驅之未有不絕脉而亡者今三限之法責之一時數年之負併於一歲可謂不遺餘力矣侯何不一言天子盡捐數十百萬以予民乎此踰於增戍益漕以厚西北之防者萬萬矣沛也以此言於侯可也

送嘉定縣令張侯序

國家混一字縣版籍所隸延袤萬里三吳之民獨以區區一隅輸天下財賦之半昔之守土者嘗一抗疏爲民請命于朝宣宗皇帝慨然下詔減省舊額然議者猶以當時建議不能大有發明使曠然一新以見治世均平之政有恢張不盡之嘆其後吏胥緣以爲奸民賦日倍如其舊而主計大臣執議牢固雖有水旱蝨蝗螟螽之災輒拘成法未嘗肯減上供之數比歲馬南侵廷議以運餉不繼督逋之使相望于道是以爲令者尤難焉上之不能遂其求曰何事我而不承我也下之不能勝其求曰何撫我而不恤我

也於上易以罪於下易以怨令之難爲從來久矣而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吳之屬邑有八而嘉定最廣然瀕海而土瘠地廣則賦繁土瘠則民疲以疲民供繁賦尤難矣順義張侯由進士出宰茲邑處甚難之時上勤而下撫事辦而民和又能以其餘力興學校浚河渠繕宮館飭武備期年之間百廢具舉非有愷悌之德通敏之才何以克此於時侯將入覲是行也天子舉考績幽明之政用進律增秩之典侯之承恩詔被光寵也必矣余門人李某以縣父老之意來徵余文以重侯之行余非知文者先是憲副張君爲贈

行詩旣俾余志其末繁蕪之詞何足爲侯瀆也而某之勤懇終不能以辭復爲序之蓋亦所謂樂道之者不一而足云

送崑山縣令朱侯序

江南諸郡縣土田肥美多秔稻有江海陂湖之饒然征賦煩重供內府輸京師不遺餘力俗好媮靡美衣鮮食嫁娶葬埋時節餽遺飲酒燕會竭力以飾觀美富家豪民兼百室之產役財驕溢婦女玉帛甲第田園音樂擬于王侯故世以江南爲富而不知其民實貧也其俗遷嬗畏避科徭以保身全家爲念故其事

天子之命吏尤恭順號爲易治而吏于其土者必進士之才良者得之然率不過一考卽遷以去數十年來江南之俗與其吏治如此嘉靖丁未南昌朱侯舉進士得吾崑山庚戌朝京師治行爲天下最其秋吏部之徵書至于是將行崑山之民樂侯之賢而恨其去之速也侯以通敏之才知民之俗而不逆其情故其民尤易治雖然俾假以年歲寬以繩束與當世之士大夫切摩治體講求方畧深知其積習之故而力變之于以推于旁郡民之敝可振也天下之患譬之于人貌美而中病飲食言語猶人也其外魁然而實有不可測之憂今江南是已以數千里彫瘵之民當奢踰之俗上奉無窮之求而更數易之吏如吾民何哉國家漕輓數百萬貢賦所出天下根本大可慮也有光等與于南宮之試親見天子黜幽陟明之典所以風勵天下者退而考侯之治而知其所以然于其行也恨其不可留猶以江南之事望焉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言君子爲民父母之心不忘于朝著之間其崇論竝議足以固基本垂休光也又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宛咨諏皇華之使臣于行道之際尚欲得民之利病而咨訪之以告于天子况

侯親民而深知其弊者于是爲耳目獻納之司有可
以贊廟謨而裨國論必不能忘吾江南之民矣

方云似南豐

送吳縣令張侯序

今之爲吏者以才智自馳騁趣辦于簿書期會之間
若此可謂能其官矣而未及乎愛民也溫良子愛知
人疾苦務于葆息而安全之若此可謂愛民矣而未
及乎待士也待士之禮其軼已數千年自兩漢循吏
有稱于是者蓋少今世之士一出于學較科目國家
品式具備吏奉行之低昂上下委之自然之繩墨禮
之所加以爲其所固宜而吏無特以待士言者其間

時有所崇獎延進必其人已有名聲足以自見不然雖子
思孟軻之學呂望伊摯之能許由伯夷之高亦氓隸
之而已矣奴之而已矣噫士生于今之世不出于
學較科目無名聲以自見豈不悲哉某東海之鄙人
也屏跡于田畝之間以其耕漁之暇稍誦習古人之
書有所感發亦復摹倣古人言語以爲文詞而未嘗
敢以示于人而當世之利病生民之休戚士大夫之
賢不肖雖非所及而時或有動于中嘗聞吳邑侯張
先生之賢自吳而風海濱皆曰是今之能其官者
也是今之愛民者也而某無因以望見焉今年以老

親之命應試于郡城先生見之于途而哀憐之呼與之語而索觀其文為之進于有司而其意猶歉焉若有所不足者慨焉若其力有不能自致者惻惻焉若有不忍棄者夫士之處勢固世之所氓隸而奴者也非出于學較科目有聲名以自見又無相遇之素而先生待之如此惜施于某之非其人也假今之世其賢有萬于某者先生所以待之者可知矣適先生以考績至京師某固猶在于氓隸奴之間無以為國士之報于其行也士民多誦其德美某獨致其私于己者蓋先生之用意乃出于數千載之上持以事

此序蓋代張自新作
者讀多張自新傳可
見若他人則又不足
當此王

明天子真大臣宰相之事也

此文得之汪計部茗文藏本題稱送貫泉張先

生序文稱某而不名據自序不出于學較今按先太僕年二十為博士弟子若以未弱冠之年非宮牆之士于鄰縣令長之考滿輒為文以贈行近于上交之諂太僕不為也當是代人作莊識

贈張別駕序

張侯自尚書秋官郎出判蘇州會其屬縣崑山之令闕來署其事未逾月新令且至吾黨之士為會於玉山之陽邀侯為一日之懽蓋莫不戚然於侯之去者噫人之相與有歷歲月之久未必其相愛也豈徒不能相愛有厭其歲月之久而去之唯恐其不亟也若侯之不鄙夷吾人與吾人之所以愛侯者可謂有情

矣。吏之來皆四海九州之人。無親知之素。一旦以天子之命卒然而相臨。如是者。豈法度威力之所能爲哉。夫亦恃其有情以相愛而已。今或自謂其能制百里之死生。法度威力之可以爲視其人。漠然而獨行。其恣睢之意。則今世之俗吏類如此也。侯爲人慈愛。愷悌。可以望而知其情。故不逾月而縣之士民無不愛且慕焉。嗟夫。吾縣之人力耕以供賦貢。曲事天子之命。吏蓋亦無所不至。雖駢死敲朴之下。未嘗敢有疾怨之心。獨於是非之實。亦有不能昧者。或時僅見於里巷之歌謠。蓋孔子之刪詩三百篇。美一而刺九。

焉。所以導民之情。宣之使言。若十月之交。雨無正。雖幽厲之虐。不能絕也。今大吏或相與比於上。不曰吏之無良。然且詬詈吾人。以爲風俗之薄。惡夫二百年仁孝忠厚之俗。奚至于今而獨惡耶。方侯之視事。卽有倭寇之警。賊自濱海深入百里。絡繹城下。侯以安靜鎮之。雖在倥傯之際。不肯因循舊弊。以擾於民。自前年賊至。而縣常先時塞門。又嚴緹城之禁。小民斗米束菜。悉爲吏卒所苛取。近郊之人扶老携幼。望門而呼。城上莫有應者。獨坐視其宛轉於鋒刃之下。且日鈎取疑似之人。以爲賊諜。而屠剗之。蓋冤苦無訴。

之民有不獨死于賊手者矣。如前之爲今歲皆無之。則賢人君子之所至，豈必其歲月之久，如時雨之霑，漑于物，豈有涯哉？夫然後知侯之所以非今之俗吏，而朞月之間，吾人愛慕之深如此。則夫知吾縣風俗之不薄者，亦莫如侯。余故樂爲道之云。侯名牧辛丑進士山陰人。

此云文有風人之旨

贈太府思翁黃公序

太府黃公由省署來守吳興，朞年而百姓服從其教，令有君師之尊，有父母之愛。於是歲之七月二十有八日，當公獄降之辰，郡之士民咸造在庭，爲公薦萬

年之觴，有^光爲其屬邑之長城，且當代去而邑之士民以有光尚有一日之留其於事上之禮，尤不可廢。咸叩頭以請，遂於是日率吏民從六邑之長拜賀於庭。余觀於吳興之士民意，其猶有古躋公堂以上壽之風也。惟仕宦以治民爲難，而俗之美惡劇易，尤有大相什伯而不能以同者。至論所以治之，不過剛柔二用而已。然二者出於人之性，有不能易者。自臯陶言九德，而周公亦云：「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要之剛者不能抑而爲柔，柔者不能矯而爲剛。惟有常之吉士用之，則無不宜。自昔聖人之世，人才之偏已如此。」

一筆收拾通篇無
涉漏

亦期於治而已太公伯禽同受周公之命以之齊魯
而其所以為之者遂迥然不同而其後二國之治亦
以大異然當齊魯之初豈不皆謂之同沐聖人之化
者也前漢治民如趙張三王黃次公龔少卿薛贛君
朱子元之徒皆卓然有聞攷其行事何可一槩而論
乎獨怪梁相州初以惠愛為先當開皇迫急之時遂
用不能見譴及再請為郡即以一切立名聲豈不謂
之詭遇而獲禽者歟今公為郡如相州之俗而獨處
剛柔之中不見改為而民情大服其賢於古遠矣有
光不佞二載為吏往來茗雪之上仰卞山之高緬懷
蘇長公之高風邈不可追茲乃得賢太守而事之不
幸遂遷以去方已決歸田之計有光家在姑蘇而姑
蘇本與吳興為一有光自此雖不得奉承教令為公
屬城之吏而歌詠太平尚得為公擊壤之民也因為
之序云

送攝令蒲君還府序

梓潼蒲君以太學上舍選授吳郡幕官會崑山闕令
使者檄君來攝縣事未幾代至君當還府縣之士大
夫送之君為言崑山之俗易治民有爭訟可以數言
而決無深隱不可測之情惟賦稅號為繁難能釐整

其法而取之以時亦不至於病民而巨室大族無驕悍難使之害君之言如是先是崑山數更令令輒以其俗爲不善惟南海盧侯寧爲令未期年而調去盧侯蓋不得志于此者也至其去爲他縣及遷官於朝未嘗不稱崑山之美士大夫以此服盧侯之平恕其後上黨任侯環李侯敏德山陰張侯牧皆以別駕來署縣三君者或以廉靜或以通敏或以寬厚皆有德於民者也故三君之去其稱崑山之美如盧侯今日難治者謬也嗟夫民之望于吏者甚輕苟不至于虐用之而示之以可生之塗無不竭蹶而趨奉之者今則不然徒疾視其民而取之惟恐其不盡戕之惟恐其不勝民俛首不敢出氣而閭巷誹謗之言或不能無如是而曰俗之不善豈不誣哉蒲君爲縣僅兩月庭中常無事及新令之至民夾道觀者皆曰願得如蒲君足矣故曰縣易治宜蒲君之有是言也余故樂爲之書且以告凡今之爲令者

贈司儀楊君序

吳之屬邑崑山最大異時割縣之東以建州則濱海膏沃之壤敦樸之民多歸太倉而縣以貧敝嘗有言于朝欲省州還之縣事寢不行楊君又居州之最西

今猶與縣爲界蓋自建州至今僅六十年雖爲州常不自忘其故其民皆曰某縣人云崑山俗號曰玉山故君自號玉溪君家世力田雄于其里嘉靖戊午奉例至京師得楚府司儀以歸沈生大受以其妻之兄弟乞贈言于予蓋道君之所以榮朝廷之賜也予聞而善之爵者天子之所以馭天下之貴天下之患在于不知爵之爲榮夫不知爵之爲榮則天子之權輕而天下之事莫與爲也士受一命之寄無不自貴而氣勢赫奕望之可知天下孰不知爵之爲榮也夫此非能真知爲榮者也藉此以加于人謂爲已之能而已矣不知爲君上之賜也故詡詡焉恣其欲而已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不問也上之所以爵吾其誰思之也若是則古謂之素飡謂之竊位而豈所謂榮者乎是故苟冒貪競而天子之爵愈輕由此言之士誠知一命之榮則有不可苟者矣楊君登田里爲王官然未有真祿秩也視世之受命者其責爲輕矣然君獨自以爲得之之榮而不敢輕上之賜也如此使世之有爵者皆如楊君則天子之權重而天下之事孰不竭力以爲而中國無事四
不交侵矣

送顧公節北上序

漢世祖命桓榮說尚書甚善之每朝會公卿間敷奏經書未嘗不加賞嘆當時儒者尊寵莫過于榮其後累葉皆以榮任並至顯仕他如魯陽蔡陽咸以授經封侯傳世漢之崇儒重道軼於前代矣今天子嗣位之初太保顧文康公昔在經幄公音吐弘亮奏對詳明每當進講天子竦聽時上方鄉學御製敬一箴五箴註皆自公發之嘗以冬月講洪範未終篇雖祁寒不爲撤講其後公每進一官聖諭未嘗不以講讀舊勞爲言蓋上之好學崇禮儒臣終始不倦如此公之冢孫以公蔭奉符璽幾二十年位至卿少而公節以

公會孫復以經筵恩入胄監今將謁選天官蓋國家之于任子其法視前代稍狹惟獨加惠于帷幄之臣况公尤上所眷注者公節茲行天子見公姓名思念舊學肯以常調處之乎公節年壯有意氣顧自以輔臣子孫當以恩澤進不欲與書生爭一日之長今天下所在列位皆科目獨禁近環衛持囊簪筆多勳戚與公卿大臣之世胄一日天子臨朝左右顧視無非所謂親臣世臣者祖宗之用意深矣公節行矣其亦無忘前人而以忠孝事君也哉

送國子助教徐先生序

海寧徐先生與余相遇於禮部權如平生交別去十餘年先生隨調州縣厭簿書之冗乞改教松江松江去吾邑一舍先生在官四年而余不知也會以試事至吾邑始得復相見道故舊而先生已有國子之命且行矣程生大猷乞文以爲贈竊謂科舉之學相傳久矣今太學與州縣所教士皆以此也夫取天下之士列于庶位以共濟斯民宜無用於今世之文者然而國家損益百代之制固以爲無出於此蓋欲學者深明聖人之經意以施於世而已至于久而天下靡然習其辭而不復知其原士以譁世取寵苟一時之得以自負而其爲文去聖人之經益以遠蓋自今天子御極以來輔臣每以文體未復爲言詔書屢下風厲學者有司不知所本務變其末流此所以愈變而愈不能復也夫科舉之所爲式者要不違于經非世俗所謂柔曼骯髒媚悅之辭以爲式也昔張大寶知貢舉所取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令作貢舉准格學士李懌笑曰余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使余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當時以爲得體歐陽公特著之五代史今以柔曼骯髒媚悅之辭以相誇而以得者驕其未得者以此爲格

此歐陽子所以嘆也南陽成誼叔欲應舉而郡先輩
無爲進士業者誼叔乃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無過
於史漢韓柳科舉之文何難哉誼叔竟以取進士爲
當世名卿嗟夫誠使學校之官修明經史而畧其末
流使士不求准式于五經四書史漢之外天下士風
庶幾少變而人才可觀矣先生嘗以經義倡導松江
之士余故以斯言祖其行聞今官于太學者多余同
志之士其併以吾言告之

文從鈔本與
常熟刻小異

送柴都事之任浙江序

吳越之地瀕大海天下無事二百年宴然靡犬吠之

警百姓反若依海以爲固不如三邊歲有之侵
揚州葆疆古之所謂天地之中莫能過也承錢氏據
土宋室偏安之後皆以錢塘爲國而皇家定鼎建業
浙爲首藩都邑之盛物產之殷富天下稱杭州云自
頃承平日久海防廢弛島夷乘風迅入寇則杭常被
其患乃自獨松嶺入四安以趨金陵自華亭澈浦則
軼於蘇常之境而江淮之間無不騷動杭於寇最逼
而首當之故建督府調天下兵四集其境則行省之
務劇於往時百倍矣然自使以下有左右參政左右
參議實前代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之職皆方

岳大臣總攬大綱而已凡行省諸務不得不責之于從事非其才賢莫克以任也故從事而能其任則使以下常逸而省之事無不舉從事而不能其任則使以下常勞而省之事或不能無廢墮唐制皆大臣自辟而後命於天子或者以冗從視之不可也况今浙省時事之艱乎吾邑柴君秩以太學上舍謁選天曹而得此官君平日未嘗出門與人居終日恂恂然昔寇犯鄉邑君獨率諸少年登陴下視圍城之賊連發數矢皆應弦而倒人始知君有可用之才今內外文武大臣孜孜求才之日士稍有以自見者多得不次之擢此君自砥礪立功之日也君之先大夫黼庵公爲南京兆會太廟災與兵部侍郎顧公珀太常穆公孔暉同時罷去議者惜其不能盡其用公之厚德宜有發於其子孫者矣

送陳子加序

昔余讀書鄧尉山中於郡西太湖邊諸山無所不陟惟獨其北陽山大石聞其勝舟行時過之而以不得登爲恨大石傍有陳翁居之生平不知城市官府其容頽然有太古之色而其子子加乃以文學俊秀遊郡邑薦於鄉書然子加之誠篤猶翁之風也子加與

同縣殷一清每出入必俱一清之誠篤猶子加也每計偕二人者必同舟而吾邑陳子達與相善蓋三君皆以嘉靖二十一年已酉膺薦數誦於南宮而予之被誦尤久每下第還三千里三人者舟相先後予時與子達同舟時相呼過從也歲歲逾淮渡江而別今年天子欲親貢舉之法思得敦朴有道之士則一清子加宜裒然首選而竟落第余幸叨薦而子達就調元城一清方待舍選子加以乞恩教饒之浮梁余與三人俱在京師南薰街寓舍相近雖一時聚會然自此當離析雖子加與一清無時不俱而今亦異嚮矣念欲如往時下第舟先後相呼過從不可得也於是陳翁年七十子加之乞恩爲祿養以此子加將赴浮梁過吳歸拜其親余以是序而送之且以爲翁壽云

送王博甫北上序

吾崑山雖吳之偏邑而人才在前世知名者不少如范至能衛清叔真遺蹟至今往往可尋然欲求其子孫有不可得者士大夫之家能使詩書之澤久而不絕者蓋寡矣宋左朝請大夫王彥光先生有名紹興之世迄今而其後裔猶存當國初朝廷重貢士之選州郡學每歲入貢廷試入太學選與進士等高者

多爲九卿朝請之後按察司使俊伯以貢爲監察御史高皇帝命署都御史事親題其名於殿柱其後歷官陝臬俊伯孫秀水博士以布衣遊京師當憲廟時客樊都尉所與館閣諸公賦詩倡和以博士歸老於家如吳文定公王文恪公皆與交善多爲其家文字博士年九十餘與予外高祖夏太常有姻予少時博士以篤老尊行邀予至舍出其孫拜之卽博甫也博甫爲諸生久家日益落又不利科試迄今乃以年資入貢予昔嘗貢禮部試奉天門時張懋恭行歲貢舊法頗有選爲尚書屬及御史者然流俗終以賤簡未幾法復變今少師徐公每言貢法當復祖宗之舊尚未有行而博甫適徐公當國之時必有峻拔如乃祖俊伯之爲者不亦當爲郡佐縣尹或調博士如乃祖秀水之爲者博甫於王氏不絕如綫之緒又將起而振之夫賢者之後至數百年而後人猶有知者視其餘諸公泯沒不傳則余於博甫之進爲王氏幸多矣於是博甫戒行縣大夫爲之勸駕博士先生與諸生爲祖道而予爲之序

賀戚總戎平倭序

代

國家受天明命奄有萬方日月所出入之處莫不賓

貢其浮海而來者。出於載籍之所未有。倭夷始雖狂
狡。卒未嘗不惕息扶服而請獻焉。頃歲乃敢陵斥州
縣。浸淫疽食濱海之區。爲其所傷殘者。沿絡萬里。蓋
承平之久。禁網濶而武備弛也。天子當宁太息者
十年於茲矣。疇咨海內。妙選守境武畧之臣。於是定
遠戚公以世胄任驅馳。積功兵間。遂奉璽書受專閫
之寄。先是兩浙之氛稍息。而蜚集於閩海莆陽之境。
剽掠殘斃。郡邑爲之丘墟。去冬復來攻圍仙遊。相守
逾月。危城幾不能保。公提兵振旅呼。日萬之
衆。一時崩藉。遂解重圍。閩主歲之害。人人憐恐。

自以公再造之恩。懽呼鼓舞。而餘賊奔潰溫陵。公方

追奔期於殲蕩而止。當是時。宜黃譚公倫以中丞居提

督之任。而南明汪公道晃爲廉訪使。運籌協贊之力。爲多

宜其成功之易矣。余忝東南鄣候之寄。提書亟聞私

心慶幸。不能自已。是用馳使往賀。蓋江淮閩浙首尾

之勢。閩海寧息。則江淮亦無騷動。非獨古者鄰境相

慶弔之禮也。余昔嘗見公談兵。固已窺其胸中之奇。

又自以虛庸。繆當重寄。懼不教之兵。不足以應敵方

求。龜劉之禮。尋古握奇八陣之法。數千里遣使有咨

於公。公時已調集浙兵。卽命使者介馬自隨。夜二鼓

...

震川先生集卷十一
統兵三萬過新嶺寂然無聲黎明遂破賊巢其神速古之名將弗過也使者歸言其狀如此其號令精明被羽先登身當百死皆所目見噫世謂當今無將蓋伏而未見也天子神聖英武詔書數下飭勵邊帥凡任疆圉之責者莫不人思効命而有卓然如戚公者出焉王靈所加海宇清宴將書勳太常被河山帶礪之盟後之考論中興元功者非公其誰哉是爲序

司訓袁君督學旌獎序

今制御史監郡奉詔條無所不問尤莫先於察吏治得失登賢顯能去其治行無狀者然率一年更之蓋其職以巡行糾察爲事馳驅咨諏懷靡及之志計一歲中部內之賢不肖亦可以周知之矣自頃島夷入寇江海之間數被侵掠御史餘姚周侯時按蘇松於兵戈倥偬之中拊循勞徠甚得民心民詣闕保留之至三年始被命督學南畿夫三年之間其於所部吏知之尤宜詳也邇者周侯旣得代之畱都甫視事卽下書郡邑旌獎賢能吾縣學博士宜春袁君獨首被之近年以來州郡所監臨御史無慮五六人他御史旌獎常易得惟巡按御史自非爲治有聲跡卓異者率不易得其得之者不踰歲而徵書至今周侯歸部

既久復爲督學督學位望又在諸御史之上其於教
官臨之尤專則旌獎之尤不易得侯之所以有取於
君者宜非苟然而君之所以得此於侯爲甚難宜乎
人之望之而以爲榮也於是泰和王侯以郡丞署縣
奉御史之檄以羊酒綵幣至學行事諸生四百餘人
以爲此盛典也不可以無序列狀來請於余余以昔
倭賊內訌孤城幾陷君與化州張君率兩齋之士登
陴禦守時縋城請兵斬馘殪敵多出於諸生之中又
勸勉士大夫捐金出粟以給守卒城賴以全諸生被
掠無歸栖之學舍遍於廊廡之間上其名於督學賑
卹之常時有司仍踵敝風於學校多所簡外君知其
情有所屈必反覆言之無不得直士或貧居郊野經
歲不至亦不以介意至於人情事變立談之間無不
洞悉由此言之非獨爲儒官施於吏治亦有餘地矣
蓋御史所以獎之者如彼而諸生所以稱之者如此
夫官無崇卑以得行其志爲樂袁君之能獲於上下
其於仕豈不裕哉予是以書之

○
贈醫士張雲厓序

技術之事微矣自司馬子長傳扁鵲倉公自後爲史
者槩取神奇詭怪之說以附於正史予頗疑其非經

世之要欲爲後世立史法削去方伎傳庶幾不詭於
聖人然觀周禮周公所以治天下者無一事之不備
至於醫師特令上士爲之下迨於鳥獸亦有醫以是
知百家伎藝皆聖人之所創制民生之不可一日無
者其爲經綸參贊之功至矣今世醫亦有官而四方
之爲醫者不少求如史傳之可紀者未之或聞其或
有稱於一時考其實不迨者多矣嗟夫世道之變豈
獨士大夫學術之不古而伎亦亦然可歎也哉嘉靖
己亥吾族之諸父有病危者醫士張雲厓起之圖所
以爲謝因命予述雲厓之能予於雲厓所治病狀未
詳不能依太倉傳例而獨聞雲厓世爲武弁其家在
京師而雲厓爲醫自軒岐以來百七十九家之言靡
不洞徹談論滾滾治人生死立効正德間巨璫用事
頗以權力致天下之伎能當是時雲厓遊其門四方
之言醫者莫能難也其後事敗雲厓不與其禍來居
淞江後乃遷吳門所至皆有利於人噫若求其可紀
者或者其在斯人也

贈弟子敏授尚醫序

吾家自唐宣公以來以文學應制科常爲天下第一
世有顯仕國朝憲元氏之玩法令嚴急士大夫懼罪

不敢出仕長陵之世吾祖先以人材舉猶不敢應命
 迨累世承平則皆以高貴雄鄉里子弟多臂鷹騎馬
 出入馳騁為樂不思仕進吾曾祖始以諸生登科為
 吏齊魯之間先皇帝御宇余與憲副弟始登進士
 然余試南宮久憲副一試即得之是時太宗伯王公
 諸進士旅見者四百人公獨進憲副前問道余姓名
 曰非爾之族乎蓋以余之族姓卑而吳中之歸無二
 祖也隆慶三年余自邢州入賀而栢泉叔方為大鴻
 臚賜告還余弟子敏奉部牒官尚醫蓋於是而吾之
 族屬知仕進之榮而子敏以下諸弟方治進士業昔

海虞章大理其父為侍御而大理兄弟三人皆舉進
 士為大官唯二子不第亦以資為官先是章氏治宅
 畚土獲五鱗其後侍御五子皆橫金帶協於五鱗之
 祥海虞人至今稱章氏之盛焉吾叔之諸子殆將似
 之以此為尚醫賀且祝諸弟媲美章氏而石塘弟以
 太學上舍同在京其樂有家門之慶與余同也因為
 之序

贈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

大慈仁寺在京城宣武門外西寺蓋孝肅皇后以
 其弟為僧故為太后時建此寺憲宗皇帝兩製碑

記順奉母后之志也。余舍于寺左方丈，見其長老云：祖師名吉祥，姓周氏，爲兒時好出游，嘗出不復歸家，家亦不知其所在。太后自未入宮，師已與其家不相聞。久之去，祝髮於大覺寺，然常遊行市中，夜卽來報國寺伽藍殿中宿。太后意亦若忘之。忽夜夢伽藍神來言：后弟今在某所。英宗亦同時夢，夢覺相與言皆同。卽日遣諸小黃門以夢中所見神言求之。至則見師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小黃門白入見，帝后皆喜。后問所以出遊及爲僧時，爲泣下，因曰：何如今日爲皇親吉祥不願也。復還寺，后不能彊厚。

賜之。英宗晏駕，太子卽位，后爲太后，出內藏物建大慈仁寺報國寺，故小刹也。今爲大寺，其西伽藍殿猶存云。孝宗時，太后爲太皇太后，爲立護勅碑，碑所載莊田無慮數百頃，師以左善世示滅。帝遣官致祭，師時所招僧至數百人，迨後慶壽寺燬，僧亦來居於此，僧衆矣。惟今道宇獨其九世世嫡也。隆慶元年，余入觀來，見道宇尚披髮，後三年來，則道宇之師已化去。道宇以年少荷重負，得部劄爲左方丈住持，於是京城內外凡爲其教者皆來爲道宇賀，而道宇之徒師昂爲之請序於余。余謂祖師脫屣皇

舅之貴而樂世外之教。孝肅皇后在慈宮。二聖
隆孝養恩賜無所不至。而祖師澹寂自若。英廟以
來外戚恩澤侯者不能數世。祖師之賜莊猶存衣食
寺中數百人。此有以見一時富貴之不能久而澹寂
者之長存也。道宇神氣清明。卓爲禪林之秀。吾知祖
師之傳不墜。遂序之以爲贈。

贈菩提寺坤上人序

予昔年讀書吳郡西萬峯山中。舊有大藏經在佛閣
下。間往觀之。因得盡見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而妙
法蓮華經維摩詰諸上品。皆畧究其大旨。雖數萬言
不過一二要言而已。而支辭漫說。若此之富。故知佛
教之東來。此佛之衰也。摩騰竺法蘭之徒之罪也。自
是數喜與其徒論說空理。求第一義諦。又欲廢五千
卷而後止。安亭居崑山之東。境有菩提寺。其長老名
德坤者。予數見之。亦以是語之。云嘉靖辛亥。予因悼
亡爲延僧誦經。取其疏觀之。往往懺罪求福之語。蓋
布施持戒之說下矣。而又如是失逾遠矣。因以爲亡
者之心與佛之心一而已。卽輕舉遐覽。乘雲御風。逍
遙於兜率之天。豈有所謂三道六趣云者。於是悉取
其語而更之。直著此心達之空王。而無怍使世間果

有佛卽其理如是長老唯唯率其徒誦數十晝夜予
蓋恍然真見珠宮貝闕生天之處矣念長老之勞無
以爲報會是年八月二十三日其初度之辰里人相
率以花果供養且持文卷謁予爲文以序其事予不
能文也因思法華經第一卷千萬億種供佛及僧則
不腆之辭爲亡者供佛及僧可也遂序其所以與長
老之說又歎吾里土瘠民貧歲荒賦急流冗日多菩
提寺建自孫吳於今數千年佛土莊嚴廟宇如故長
老之能守其法可知也於是長老僧臘五十世壽七
十矣是爲序

